

功夫大使

(九)

劉 昌 博

栖栖皇席不暇暖

我們彷彿遷徙不定的吉普賽人，又宛如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每個地方停不上七，八天；就要搬趕到另一個陌生的「碼頭」。每日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大有當年孔子周遊列國的急迫况味。

今（十月七日）天，我們又要搬家了！

我們全團人馬，於凌晨六時起床，忙着吃早點，整理行李道具；然後，從世界上最高的國都拉巴斯出發，兩部客貨車在碎石路上喘着氣爬了四十分鐘，始從山谷底爬到山嶺上。這個赭褐色平曠山嶺，海拔高達一二、七五九呎；建在此山嶺的機場，是世界上最高的機場。

山嶺上寒風凜冽，氣候富於變化；因而，班機經常不準時。我們於九時半即抵達機場，班機一再延誤；我們整整等候了四小時又二十分，好不容易捱到下午一時五十分才起飛；使得誠意送客的曾憲揆大使夫婦，也跟我們一樣在機場「機寒交迫」的苦等。

機身凌空後，我從窗口向下俯視，發現我們竟在千百雪山之上飛行，皚皚的白雪，覆蓋在山峯上，在陽光的照射下，晶瑩耀眼，洵是潔白無瑕的銀色世界。繼而，雪山消失；接連着的是赭褐色和黃褐的山峯，密擠在大地上，童山濯濯，寸草不生，不見炊煙；只在河谷低處，住有稀疏的人家。

飛機從安第斯山的屋脊，低降至山麓時，聞名世界的大沙谷（Gran Chaco）即展佈在眼前，寬約二百哩，長約五百哩，是從安第斯山各河流帶來的沙土，沙礫，鵝卵石等堆積而成的廣闊沖積平原；灌木叢生，宛若一片綠色的海洋。

當飛機掠過阿根廷上空時，另一奇觀出現了；佔阿國總面積百分之廿二的彭巴大草原，它的邊沿部份平舖在機翼下；東西寬四百多哩，南北長五百多哩，遼闊壯觀，放眼望去，有一「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塞北風光。

直到下午四時半，我們總算從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飛到了巴拉圭的首都亞松森（Asuncion）；雖然，它們同為南美洲所僅有的兩個內陸

國家，但在地勢，氣候及民情上，則迥然不同，彷彿是兩個世界。

在地勢上，拉巴斯海拔高達一萬二千呎，雪山林立，空氣稀薄；而亞松森則是平曠萬里，一望無際，看不見山丘，空氣濃厚。

在氣候上，前者雖說已到春天，早晚冷得要穿羊毛大衣；後者夏日炎炎，熱得發昏，致有很多人跳到巴拉圭河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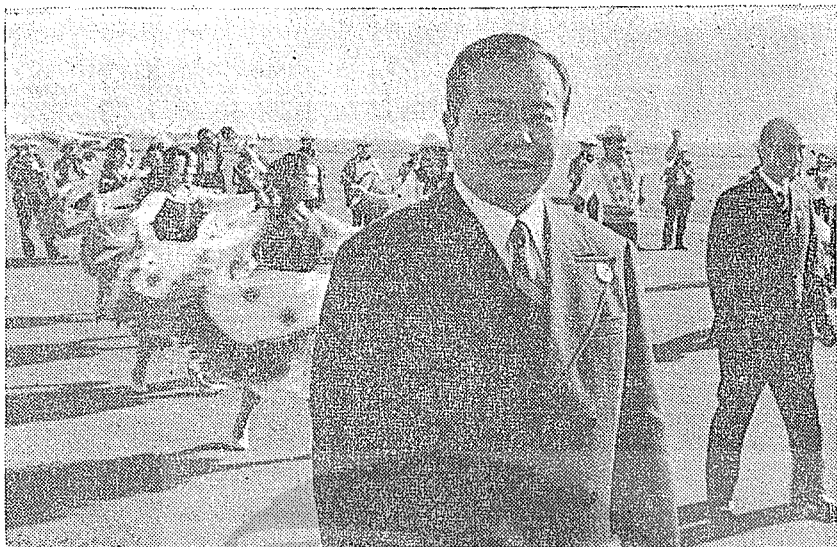
艷如桃李冷若冰霜

在民情方面，拉巴斯居民友善，熱情而好奇；亞松森市民則保守，冷漠而孤傲，尤其，年輕婦女，大多數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對外人探隔離態度。

我團甫抵亞松森國際機場，感到熱得要命，趕急脫下在拉巴斯穿上的厚重衣服；耳膜被濃厚的空氣壓得嗡嗡作響，鋼筆的藍墨水自動冒了出來，濺污了潔白的襯衫；這是兩種迥然不同的氣候，使人和物難於立即適應的自然現象。

我從機艙的窗口看到停機坪上，排着一隊穿

有歌舞服裝的美麗女郎，旁邊還有一個龐大的土風樂隊；當時，我心中暗想：這樣盛大的場面，不知是歡迎誰的？殊不知，當我們步下扶梯時，這羣美麗的歌舞女郎先趨前向我和尹領隊獻花；然後，隨着土風樂隊的音符，她們在機場上跳着巴



綜藝團抵巴拉圭共和國機場本文作者接受巴國土風舞蹈團歡迎時留影。

拉圭土風舞歡迎我們，婀娜的舞姿，輕盈的舞步，別具風情。但她們跳完舞後，就很有禮貌地「拜拜」，不大願意和陌生人交談。

後來，我們在巴拉圭任何市鎮，見到的年輕婦女，都是一個模樣，一種表情；雖很客氣，有禮貌，但不親切，不熱情，略帶三分冷漠，外添一分孤傲。她們的態度，外表，簡直和巴拉圭的亞熱帶性氣候不調和；其實，這裏的男人何嘗不如此。

粗獷的巴國土風舞

當晚八時，我駐巴國大使胡世勳，在巴京一座莊園裏舉行歡迎酒會，介紹我國與巴國朝野人士見面，與會者約五百餘人。巴國土風舞蹈團男女團員二十多人，在莊園曠地上表演巴國土風舞，是一種西班牙人與巴國土著印第安人的舞蹈揉合而成的，粗獷而熱烈；內容是描寫青年男女間的純真愛情。在土風樂隊伴奏下，舞蹈的效果極佳；因為，有幾位女舞者，綺年玉貌，娟秀多姿，於花蔭燈影下飛舞起來，恍如仙女下凡塵，看得男士們眼花撩亂，情不自禁地給她們鼓掌。但這些美麗的舞者，旋即轉入酒會場休憩去了，顯然不願和陌生人接近。

酒會場是一座舊式大廳，可容千人以上；廳前即是剛才表演土風舞曠場，左側有一個深遠的大水池，四圍有幽靜的花徑；還有幾座屋宇和亭子掩蔽在高大古老的林蔭裏，把一座莊園顯得陰森森的，冷清清的，有衰落的景象；要不是參加酒會人多，一兩個人在夜裏就不敢

進來。

風流總督一箭三鵠

據當地華僑告訴我，這座莊園已有一百多年歷史，但園內一直「鬧鬼」，沒有人敢進來。相傳在一百多年前，有一位西班牙總督住在這裏，他愛上一位美麗的歌劇女演員，特為她建造一座歌劇院——即現今酒會場的大廳——給她演唱。後來，總督的妻子知道了，遠從西班牙趕來，一氣之下，跳入左邊的大水池自殺身死。這位好色的總督仍不知悔改，竟把那位女伶的兩個妹妹也接到園中居住，這兩個妹妹也美艷非凡；於是，他便左擁右抱，一箭三鵠。殊不知，這三姊妹皆嫉心重，相互爭寵；後來，大姊用酖酒毒死了兩個妹妹；她被總督責罵後，又跳入大水池自殺死了。

這位總督晚年，悲痛異常，為悼念其死去的妻妾；於一個月白風清之夜，不慎也跌入水池中淹死了。從此，這座莊園經常鬧鬼，曾改建為旅社，鬼影出現，駭走了客人；近年來改為政府的賓館，仍是門前冷落車馬稀。

第二（八日）日上午十一時，我，尹領隊，女團員張春美、許碧瑛、周雪雲、王安南等六人，由胡大使世勳，吳祕書慶慶陪同，前往拜會巴京兩家反共報社。老實說：巴京的報社無論房舍的建築，報紙的發行量，印刷技術及組織規模，皆不如我國。惟各報社辦公室內女職員特別多，且都年輕貌美，彷彿美國好萊塢的女影星，其孤傲的神情，冷冰冰的味道，使人不寒而慄。

巴國總統親臨觀賞

我國於晚八時，在北京市立劇場舉行首場義演；由於，巴國總統史托斯納爾總統偕夫人要親臨觀賞；劇場內外戒備的森嚴，保護的週密，排場的壯觀；中南美洲的總統無出其右，也是我生平所僅見。

史氏座車經過的街道，當然有軍警佈崗戒備，在劇場五百公尺範圍內交通管制；兩百公尺內重要建築屋頂上，有士兵持輕機槍，踞高瞭望。劇場大門口附近，不用說軍警密佈；劇場內是歌劇場的圓形建築，有四層樓的包廂座，每層樓至少有十名衛士看守；舞台後化粧室各通道，至少還有十名衛士防守，便衣衛士尚未計算在內。每位衛士，皆手持提式輕機槍，氣氛莊穆而緊張。

巴國各部首長，均於開演前半小時抵達，我駐巴國大使胡世勳夫婦，我和尹頌隊，李總教練葉華，則排在劇場大門口迎接嘉賓。

約莫開演前二十分，劇場門前街道上軍樂齊奏，前導的是一支五十多人組成的軍樂隊，後面緊跟着兩百多名武裝衛隊，均以整齊步伐開來；然後，面對劇場列隊一字兒排站着恭候史氏駕臨。史托斯納爾總統伉儷，乘坐乳白色轎車來到時，劇院前軍樂齊奏，衛隊立正敬禮；劇場內上千觀眾全副肅立，史氏伉儷坐於二樓包廂內。演奏了巴拉圭和我國國歌後，首場義演的節目，才正式開始。

前台的觀眾，和後台的演員，皆在近百的武裝衛士及便衣警察的監視下，看表演或作表演。

初先，大家不太習慣，不太自然；過一兩個節目後，緊張的氣氛因台上精彩的演出，而逐漸消失；因為，台下狂熱的掌聲，就是絕好的證明。

神情緊張如臨大敵

但當男團員林義士出場表演時，全場的氣氛突然緊張起來；因為，林義士手裏提了一支類似美國M16型步槍，騎在獨輪車上飛奔出場；劇場內近百名武裝及便衣衛士暗狀，莫不大吃一驚；他們的眼睛和槍口都同時對準林義士的腦袋，注視他的一舉一動。

原來，林義士要表演他百發百中的神槍手特技，近百衛士們不知情，不曉得他要耍什麼花槍？搞什麼鬼名堂？他們為保護其總統的安全，怎不神情緊張？如臨大敵！

林義士也自知情況嚴重，他手提着只供表演用的空氣槍時，為恐衛士們發生誤會，特別把槍口偏向舞台的一面，避免槍口指向二樓包廂；否則，他可不得了哩！

在這種場合下表演，誰也會緊張，表演起來自會走樣。林義士的神槍特技，原是百發百中；而今晚却不對勁，待打飛靶時，即有兩次沒有射中；他騎在獨輪車上，急得滿頭冒汗。直等到他那位美麗的助手周雪雲送上濕毛巾，抹去了臉上汗珠，神志冷靜了一些，才一擊而中，台下掌聲雷動。他回到後台，摸着腦袋瓜說：「好險呀！差點這吃飯的傢伙保不住了！」

巴國總統樂不思「會」

史托斯納爾總統夫人，對我團女泰山許碧英用喉頭頂彎鋼條的功夫，特感興趣；當台上的許女用白嫩的頸項頂彎了堅硬的鋼條時，這位巴國的第一夫人驚訝萬分，一面用手鼓掌，一面用手撫摸她自己的頸子；似乎有感同身受的模样。

史氏原打算只把我團節目看半場，然後回到總統府主持一個會議；因節目太精彩，太緊湊，他不忍離去。於是，他臨時決定將會議改期，看完我團全部節目才帶着滿意的笑容回去。

巴拉圭是中南美洲唯一夜不閉戶，治安最好的國家；這得歸功於史托斯納爾總統的鐵腕治國。他是從政變起家，再由全民選舉登上合法的總統寶座，一直連選連任，迄今已連任了二十年，成為巴拉圭的強人；也是中南美洲公認的一位最受國民擁戴的軍政府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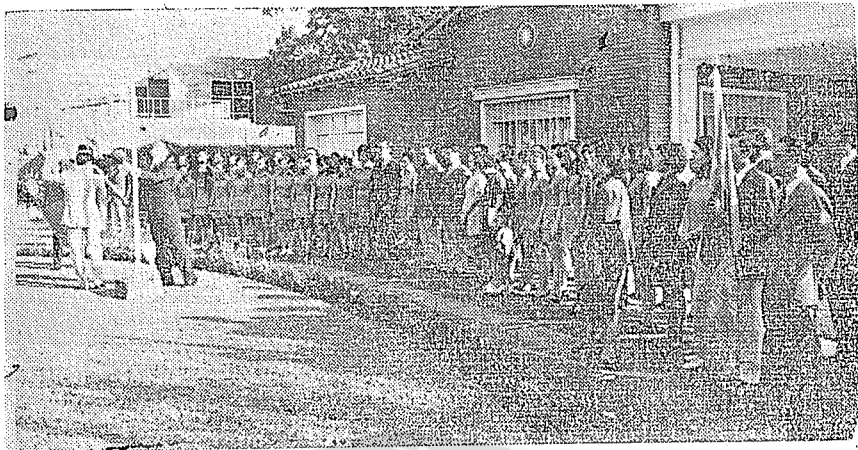
史氏治國以公正，廉明，剛猛著稱，抓到搶劫犯，一律槍斃；捕獲竊盜犯，初犯處罰金五十披索，再犯罰金加倍，第三偷竊，一律砍斷所有手指；從此巴國大治，夜不閉戶，道不拾遺。

我在中南美的幾個大都市，如波哥大，利瑪，蒙特維多，巴拿馬，聖保羅及里約熱內盧，見到路旁沒有手指的乞丐，即是在巴國被砍斷手指的竊盜犯；因在其本國呆不住，只好逃到他國當伸手大將軍，乞討度日。

史氏堅決反共，對我國蔣總統的反共精神，最欽佩；因此，在巴國的共產黨最為倒霉，倘有違法犯紀行為，他絕不寬容姑息。他視共產黨為寇讐，共產黨視他為眼中釘，三番五次想暗殺他，故他不輕易在羣衆場合露面，如要出來露面，

必然帶了一大批武裝及便衣衛士，旨在維護安全。並非全爲了擺排場，充面子。

在巴拉圭歡渡國慶



六十二年雙十國慶綜藝團全體團員在我駐巴拉圭大使館內舉行升旗典禮。

最值得紀念的，是我們在巴拉圭歡渡雙十國慶紀念日；當天上午七時四十五分，我們全體團員就到大使館前草坪上列隊集合，參加升旗典禮，大使館職員及華僑數十人一同參加。

巴拉圭政府特派一個龐大軍樂隊前來參加升旗典禮，演奏我國國歌；我們在距離自由祖國最遙遠的大使館內，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迎着晨曦在異國土地上，冉冉上升，內心有說不出的感動和興奮。

晚七時，我們全體參加我們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慶祝酒會，巴國政要四百多人參加；大使館內前後有寬大花園，地上草坪修剪平整，游泳池旁點有很多臘燭，燭光搖曳，池水映影，配上天空皓月，分外美麗。巴國的名媛淑女，在此池邊來往，月光下和燭影下看美人，委實令人着迷。

我國在巴演出五場，每場爆滿；可惜劇場太小，每場僅可容納一千二百人，總計觀眾約七千多人。

由於，我團演出成功，轟動全國；巴國社會服務慈善會，特邀請我們參觀她們的會所。她們說：這次義演收入，出乎她們意料的好，所有收入將歸於全國四十八個慈善團體，對其全國的慈善救濟工作，裨益很大。

她們陪同我們到市郊遊覽帕特蘭湖，花了一小時車程才到達；湖水碧綠，較日月潭大好幾倍，環湖有青翠山峯圍繞，天然景色極佳，惟乏人工建設。湖邊雜草叢生，有兩艘破木船擱淺在沙岸上，除了一個小碼頭外，只有十來株柳樹在碼頭附近搖曳生姿，遊人很少；恰是一個沒有粧扮

的秀麗村姑。

女士比男士多五倍

招待我國的太太，小姐們，沿途和我們的男女團員比手劃腳，談笑風生；幾乎已逐漸撕去她們臉上那層冷漠及孤傲的表情。

她們的冷漠及孤傲，是其辛酸的歷史背景造成的。

原來，現在的巴拉圭人，泰半是印第安後裔的瓜拉族人，和歐洲拉丁族人的混血種；婦女美麗高雅，男人英勇善戰。

它們雖是小國寡民，但曾兩次單獨對鄰近的大國作戰：一次是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〇年，同時對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三國聯軍作戰；初先戰果輝煌，後來失敗了。另一次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八年，對玻利維亞作戰，獲得勝利。兩次戰爭，使它喪失了所有成年的男性近一百萬人；因而，婦女們飽嘗孤寡的痛苦，浸至養成一副寡婦的冷漠性格。

她們外表固冷漠，但其內心却蘊蓄有熱情的烈焰；你若果把她點燃了，她會將你熔化。因爲，這裏女人比男人多五倍，惟點燃她們情感烈焰的「火種」太少了。

我團於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時，從巴拉圭的亞松森起飛，和這個南美洲的勇敢小國作別；其實，它並不太小，其土地面積還比台灣大七分之一；而人口僅有兩百三十多萬，只有台灣的七分之一。

飛機騰空後，很快就飛進阿根廷境內彭巴大

草原的心臟區，「天蒼蒼，野茫茫」，牧野風光，展佈在眼簾前；綿連不盡的草野，彷彿一片綠色的海洋，壯觀極了。我們兩個半小時的航程，皆在這看不到山丘的牧野上空飛行；直到十時半始抵達烏拉圭的首都蒙特維多。

蒙特維多風光詩旖

蒙特維多位在一個優美海灣的尖端，摩天高樓，櫛比林立，彷彿美國的紐約市；海灣浴場風光旖旎，宛若巴西的里約熱內盧。每到星期假日，十多萬人湧向海灘戲水，真是迷人的都市。

我團住在烏京獨立廣場右邊的勝利大飯店，樓高廿二層，推窗瞭望，全城景色和海灘風光，一一在目。而廣場中央是烏拉圭國父阿提格斯的塑像，跨駿馬，佩長劍，狀示威武。廣場左邊是烏國總統府，只有兩層樓，房屋簡樸矮小，不但無法和雄偉堂皇的國會比擬，就是跟烏國監獄的宏偉建築也不能相比。因此，有人建議，總統府應和烏國監獄調換，請總統去坐監獄，還氣派些；這雖是一個笑話，但從房屋的外觀看去，不無道理。

原來，在過去烏國推行英國式的民主政治，一向以國會權力最大，而總統形同「虛君」；現在變成軍政府統治，國會已被解散，但總統府的房子還是「高」不起來。

我團演出的國家劇場，即在獨立廣場的左角上，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圓形建築，劇場內紅氈鋪地，牆壁上有名貴的壁畫，四周的包廂坐椅，高靠背，絨坐墊，華麗考究；雖然維護良好，仍舊予人一種古老的感覺。劇場距離我團所住旅社，

不到兩百公尺；是我團在中南美洲演出以來，最舒適的地方，也是住所和演出場所距離最近的地方。

我駐烏國大使李琴，於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半，在烏京大西洋濱岸的烏國商業銀行俱樂部舉行歡迎酒會，旨在介紹我團和烏國朝野人士見面。會場中有我國樂團的伴奏，還有小型的特技節目表演；與會的三百多來賓們一面吃茶點，一面聽國樂，還可看表演，直鬧到下午二時才盡興離去。

今天足夠忙的，晚上演出兩場，八時及十時半各一場；兩場均爆滿，觀眾在四千人以上。

首場義演時，先由我國李大大使致詞，繼是烏國教育部長阿篤斯致詞；烏國總統波達貝利夫人，以及烏國的政變強人阿法瑞斯將軍和其他政要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兩千多人，盛裝麗服前來觀賞。

「平步青雲」驚險刺激

他們很多人對「平步青雲」節目，特感興趣；因女團員張春美用頭把另一女團員張火珠倒頂起來，爬過高逾兩丈的鋼梯鐵架，且還要在高空作出拋擲八個彩圈的特技，驚險而刺激。原來烏拉圭的印第安人，喜歡用頭頂物品，多數是頭上頂一個大籬筐，籬筐內盛裝很多藥品食物；故他們看見我團表演「頂人特技」，掌聲特別響亮。

另有許多觀眾對李南芳、張永樑、張得豐的「中國氣功」，十分訝異，因為，李南芳能用單掌吸起大玻璃缸，張永樑能運起氣功後，以報紙擊斷十枝筷子；張得豐能用木劍擊斷竹桿，而墊

底的西瓜不損分毫，莫不感到神奇。

我團表演完了，謝幕五次後，才落來幕簾；烏國強人阿法瑞斯將軍，偕同波達貝利總統夫人，到後台慰問演職員，且合拍照片。

烏國教育部一位官員對我說：「一個國家有優良的文化藝術，這個國家必能担负起歷史的任務；貴國有如此優良的文化藝術，象徵國家潛力的豐厚。」

我團在烏國演出五場，觀眾合計在一萬人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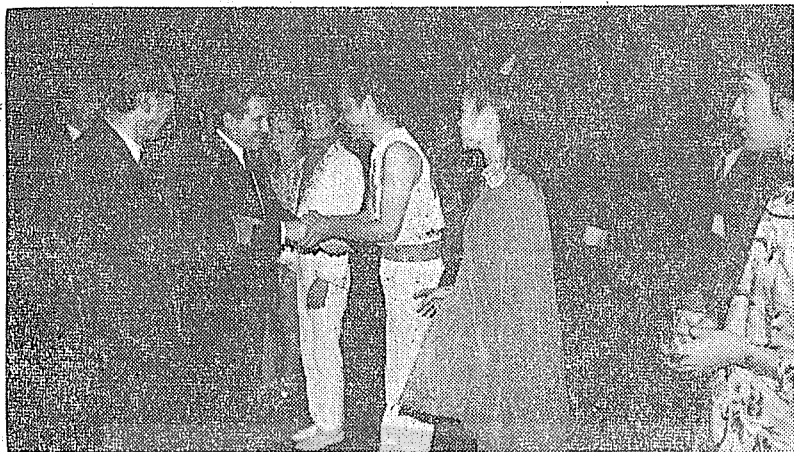
烏拉圭是個畜牧國家，全國土地面積一八七、〇〇〇平方公里，比台灣大五倍；但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牧場。人口僅有二、八五〇、〇〇〇人，是台灣的六分之一；絕大多數是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的後裔。烏京街頭的店舖，以售賣皮革成衣的最多；男女皮革衣料，式樣新穎美觀，是世界最價廉物美的地方。

「拉丁美洲的幸福國」

我在烏京街頭發現到處有雕塑像，其國父阿提格斯身跨戰馬的塑像，豎立在獨立廣場，固是威武絕倫；另外，不僅有維納斯女神的裸體塑像，還有一尊很高的男性裸體像聳立街頭；至於民族英雄及先賢先聖的塑像，凡在十字路口或公園廣場內，皆豎立得有。論藝術氣息，烏國較南美洲各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烏國對足球運動的熱愛，不亞於巴西；一九三五年世界杯足球大賽，它曾在決賽中大發神威，擊敗了巴西，而登上世界足球盟主寶座。

這裏女人比男人多四倍，女人美麗大方，聞名南美。我在街上問路而認識了幾位陌生少女，她們居然陪我一同喝咖啡，逛名勝，拍照片，宛若幾位稱職的義務導遊。



烏拉圭強人，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阿法瑞斯將軍到後台慰問我男女「工夫大使」。

烏國人喝咖啡，別有風味；咖啡座有半數設在露天曠場或騎樓過道上，其咖啡杯子小巧玲瓏，彷彿一只小酒杯，但杯中的咖啡則純濃如膠，香濃可口。烏國人不是喝咖啡，亦非飲咖啡，而是恍如我國「品茗」一般地品嚐咖啡，輕嚐淺啜，毫無「牛飲」之狀。

這裏氣候四季溫暖如春，各種花卉美艷繁多，單是玫瑰花就有八百多種；宴會時，室內必擺滿各種鮮花。原野的灌木在春季都怒放成紫色的花朵，遠望去整個原野，彷彿被一層紫色覆蓋着。

，人們稱烏國為「紫色的樂園」。

烏拉圭在二十年前，原是「拉丁美洲的幸福國」；但因近年來共產黨徒作亂，經濟蕭條，社會秩序蕩然，淪為拉丁美洲一個衰落的國家。惟自一九七三年一月間，阿法瑞斯將軍領導的軍事政變成功，已豎起堅決反共的旗子；社會秩序已逐漸恢復。

我國在烏國停留了五天，於十六日向這一片紫色的原野揮別，飛往中南美洲第一大國的巴西訪問。（未完待續）

中外雜誌的精華。大千世界的寫真

王成聖等著 中外珍聞

第一冊 隆出重版

「中外珍聞」係應海內外讀者要求，選輯中外雜誌精華之作，加以改編，輯印成書，內容包羅萬象，文字精采百出，每篇各成單元，全書洋溢奇趣，富有歷史價值，百讀不厭，第一冊定於十一月廿日出版定價新台幣陸拾元預約七折肆拾貳元，十一月廿日截止（郵戳為憑），同日出書。